



■民间记忆

风靡一时的纸卷帘

□张机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伴随着日渐宽松的环境,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从禁锢和窒息中活跃起来,迸发出来的是个性的张扬和对时尚的追求。

当时,一种五颜六色、色彩斑斓的纸卷帘应运而生,迅速传播,风靡一时。虽说不知从哪里传过来,但流行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迅速传播成一种时尚。其实这种物美廉价的纸卷帘纯粹是手工作品,做法极其简单:找一些废旧报纸,过期挂历或者厚点的纸张作材料,用一根竹筷子作内芯,把准备好的废纸裁成纸条,然后一层一层地卷在筷子外边,尽量卷得紧些,用糨糊粘好外边沿,最后一道工序是把作内芯的筷子抽出来,做成的细纸筒晾干后,根据个人爱好和自定的尺寸把纸筒剪成若干小段,用细细的蜡线绳(涂上蜡的丝线绳)把切好的纸段穿成长串,钉在一根木条上,如此固定

多串后,“纸卷帘”就做好了。可以把它作为门帘和室内的装饰品悬挂起来。

纸卷帘的式样、图案,千变万化,的确不失为一种优雅的手工艺品。夏天挂色彩淡雅的给人以清爽飘逸之感。有的精心拼出色彩斑斓的几何图形,带给你无限的空间遐想,心灵手巧的还能拼出花鸟鱼虫等栩栩如生的图案,给家庭增添了鲜活的生活气息。一位学美术的年轻同事在纸卷帘上拼出一幅气势磅礴的山水画(用染上颜色的纸筒拼成,绝不是后来画上去的),慕名前来的观赏者啧啧赞叹。我联想到,这和大型团体操演出时,拼图板如出一辙。足见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我的隔壁邻居,男主人作为一家大型企业的技术员,设计绘图样样拿手,女主人是我的同事,一位中学教员。一家人痴迷于制作纸卷帘。每每晚饭后,一家三口端坐在室外忙碌,总见丈夫手持刀具裁纸条,妻子熟练地往纸

条上刷糨糊,双手不停地卷条子,就连刚满3岁的女儿,也用稚嫩的小手,一条条的把卷好的纸条整齐地摆在竹筐里,分工协作,恰似家庭手工作坊般的流水作业,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那个年代,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还不够丰富。黑白电视机尚属高档家电,远远没有进入平民百姓家。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匮乏,自制纸卷帘调剂精神生活,美化家庭环境,给人以美的享受。同事之间常常以此串串门,交流制作经验,互相学习借鉴新样式。我曾多次上门求教做技术员的邻居,然后全家齐动员,耗时近一个月,终于完成了自我欣赏的“杰作”。



如今生活中各种珠帘当道,纸卷帘早已绝迹。

时过境迁,如今偶见小街背巷的小店铺,门口挂起由塑料彩条或者塑料珠子穿成的帘子,还会找到昔日的感觉。但是纸卷帘的精品几乎绝迹。想必,现代人绝不会把时间消磨在这种既单调又机械的手工劳作上。可在那刚刚开放的年代,纸卷帘绝对是风靡一时的时尚物品,它给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留下的是追求时尚的快乐。

当年对纸卷帘的狂热至今令人回味无穷,我倒觉得纸卷帘更符合低碳生活的理念。

■看图老济南

水果篓子

文/图 姜振民

旧时代,人们走亲戚看朋友,总爱提上一个水果篓子。这水果篓子上粗下细,用白柳条编成,上面有一个编花的柳条盖,一般用浅玫瑰色的纸铺底,装满各种水果,再蒙上一层色纸,盖好盖后用麻绳十字系好,外观也挺喜相,挺好看的。济南的水果市场集中在城顶街一带,批发零售一条街,经营水果行的大部分是回民,水果都由江浙两广运来,如广东的大蜜橘,广西的橄榄都可以买到,但毕竟那时交通不发达,像海南岛的西瓜,越南的芒果是绝对见不到的。



■口述城事

消失的青岛老行当

□白秀芳

铜大缸

建国前,青岛人在吃的方面是颇费心思的,为省饭,冬天只吃两顿饭。喝的方面,那时自来水不普及,只好靠天吃水,为了解决人们赖以生存的水问题,家家户户储水的大水缸应运而生。为了供应水缸,还产生了以此为业的“专业村”,像现在李沧区的晓翁社区,以前叫小瓮头,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记载,以烧窑小瓮而得村名。

瓮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水缸。水缸一般放在院子里的屋檐下,每天早晨由家里的男人早早到村里的井里打水,然后挑回家里倒进水缸,碰上雨天,可以接雨水吃。当然这是比较富裕的人家,大多数的人家没有瓦房,是麦秸草的屋顶。冬天大缸一般放在正间的屋里,怕天冷把水缸冻破。怕有什么有什么,经常有水缸冻破,还有家里的小孩淘气或大人不小心碰破水缸,于是铜大缸的职业就产生了。

铜缸的师傅称作箍漏子,铜大缸就是把已经破碎或者有裂罅的缸,通过打铜子还原成不漏水的缸的一门手艺。铜大缸的师傅走乡串户,还补锅、铜盆、铜碗,吆喝着“铜锅铜碗铜大缸……”喊得急切,只能分辨出“铜锅、铜缸……”

要铜东西的人家把师傅请

进家,师傅坐在小板凳上,膝盖上蒙一块厚布,用刷子把裂罅处刷干净,然后把破碎的缸用绳子绑起来固定好。从工具箱里拿出杆钻,杆钻上端缠牛皮绳,上下按压,带动杆钻旋转,在缸上打眼,视大缸的破裂程度打眼多少,最后用砸扁的铁铜子嵌入眼内固定住破缸,外面抹上油灰就算补好了。建国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水缸没有什么大用处了,铜大缸的手艺人已经在城市里绝迹。不过在上世纪80年代还有到乡下铜缸的,年龄大些的人还有记忆。

白铁匠

解放初期在吴家村有个白铁匠的手艺人,姓张,靠白铁手艺为生,后来都叫白铁匠,不知道的还以为姓白呢。

白铁匠,靠手艺为生,人们用的簸箕、烟囱、水桶、壶底、锅底……每一样都凝结了他们的心血。白铁匠使用的工具很简单,一把尺,一段铁轨,一把剪刀,一把木槌,按用户的要求打造出所需的东西。就拿打水桶来讲,下好料,在水桶的上下各打上一圈凸痕,不用一点焊锡,全靠卷边连接的手艺,把一只圆桶,上下左右连接得滴水不漏。那时人们烧水用的白铁壶漏了,就请白铁匠敲个底换上再用,哪像现在坏了一扔了事。做白铁壶

工艺复杂,里面有三角几何等各方面的知识,没有文化的白铁匠全靠祖辈传艺,苦琢磨勤实践,熟能生巧,才能技艺娴熟。还有就是给瓷茶壶外镶上一个白铁身,上面加上个提手,看起来就很惊人,一不小心,茶壶就碰破了。白铁匠一般都心灵手巧,修修补补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为了多挣钱,也捎带着配个钥匙,修个锁什么的。

泥瓦匠

旧时,为了安家盖房子,垒院墙、盘锅台、打火炕,泥瓦匠由此产生。

解放初期,每家都有一个7-8印大锅,烧柴草,余火不能浪费,通过烟道到火炕里,盘锅台就是一个技术活。那时砖很少,盘锅台多用碎石和土坯,全靠泥瓦匠用泥巧妙垒成,有“齐不齐一把泥之说”。要省柴草,还要好烧,不倒烟,并要好看结实,真难为了泥瓦匠的心灵手巧。旧时,正间一般有两个大锅灶,一进屋,锅灶占去“半壁江山”,足见中国先民“食为天”的祖训。正间与东间的薄墙壁上多留一小方洞。可放油灯,两间都可照明,体现节约精神。另外,婆婆可通过方洞监视媳妇,别让媳妇偷吃了好吃的东西。留方洞是泥瓦匠的发明,讨好掌权的主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一般泥瓦匠垒好炉灶,体现自己的技术能力,主家

会把其他一些活分给泥瓦匠干。

打纸缸

建国初期,青岛市民生活还是很困难的,有时候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别说生活用品了。可要生存下去,居家过日子,盆盆碗碗总不能少,就想到用代用品的办法。

在各造纸厂的周围,都有很多纸浆因为当时的工艺落后,环保意识不强,流在水沟周围。不知道谁先发明的,挖纸浆回家,泡成糊糊状,然后糊在坛子、水缸、脸盆等模具上,等稍干后,把模具取出,我们就看到了纸缸的雏形,因为在朝模具糊纸浆时要用力拍打,所以这个活叫“打纸缸”。纸缸干后,贴上花花绿绿的好看的纸,就可以用了。最常见的纸缸是针线筐,过去实行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穿衣之法,针线筐发挥着巨大作用。每到春节将至,打些糨糊,男人贴对联,女人就找些建国前的纸币或者点心纸之类的纸贴在纸缸上,一年又一年,纸缸越来越结实。碰上淘气的孩子把纸缸碰倒,也破不了。更多的家庭纸缸盛的是粮食。粮食放在里面不受潮,盖上盖子,耗子也咬不破。

时过境迁,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打纸缸说给青年人不知道是什么,只有老年人大概还记着纸缸的模样。

■乡野民俗

走麦亲

□纪慎言

我老家麦收时节有个风俗,那就是“走麦亲”。所谓走麦亲就是过麦的时候走亲戚。过去走麦亲大多是在收麦后进行,现在的人们好像干什么也讲究往前赶了,所以如今的走麦亲又大多赶在了收麦前。

走麦亲并不是所有的亲戚都走,而是仅仅限于儿女亲家之间走动,主要是娘家娘去亲家家看自己的闺女。当娘的去闺女的婆家看闺女,最隆重的是闺女刚出嫁后的头一年。过去没有汽车、拖拉机,甚至连自行车也没有的时候,有条件的人家是要套马车的;条件差一点的也要套个驴车或者牛车。带的礼品除了“馍馍篮子”(里面装的是刚下来的新麦子磨的白面蒸的馒头、枣卷、油炸果子、甜杏等),合哪鱼(一种腌得很咸的海水鱼,也叫白鳞鱼)之外,重要的还要带上才买的凉席和竹帘子。所以,有的人家头一年去闺女家走麦亲,就干脆叫“送帘子”去。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走麦亲,就是10岁那年跟着奶奶以挂帘子的小孩儿的身份坐牛车去十里外的姑姑家。路上饿得不行,非闹着要吃奶奶篮子里的水白杏,奶奶不让,说都是有数的吃一个少一个,让人家笑话;直到后来许诺等回来时有“压篮儿”的,就让我吃两个,我才安稳地跟着到了姑姑家。

到了姑姑家,由于姑父在外地工作,所以出来迎接的是姑姑和她的公婆以及姑父的比我大五六岁的妹妹。进门后不久就是铺凉席,挂帘子。凉席好铺,把卷着的凉席放到炕上铺开就完了;挂帘子时得先把屋门口挂着的布门帘摘下来,然后再把卷着的竹帘子挂上。挂帘子的时候,我听奶奶嘴里还念叨:“挂帘子,挡蝇子;抱孩子,过日子。”

吃饭是走麦亲的重头戏。那时候最高的礼节就是让客人上炕,吃饭桌子就放在炕上。奶奶磕打磕打两个“锥子脚”,不脱鞋就上炕盘腿坐下了。这个时候上炕不脱鞋是没人怪的,一是东家怕客人穿的袜子没底儿(有的老太太就是把袜筒缝在鞋帮上跟舞台上唱戏的穿的靴子一样,那时有双袜子也不易),露了破绽尴尬;二是即使穿了圆囿袜子的客人也怕自己多时不洗的脚会臭味儿熏了别人。我是小孩子,无所顾忌,光着带土脚丫子就上了炕,盘腿坐着低,跪着又高,干脆就找了个枕头坐了上去才正合适。

那时候,娘们孩子是不喝酒的。所以最时兴的饭食就是“白饼、凉汤、合哪鱼”,白饼就是白面烙的大饼,凉汤就是凉面(有面条也有面棋子),合哪鱼就是煎的那种咸鱼。这些在当时都是待亲戚的好饭。尤其那合哪鱼,咸是咸,可平时根本吃不到,所以吃得越多,就的饼也多,最后弄得舌头尖生疼,喝了凉汤又喝了不少水,撑得肚子像揣了个大西瓜!

回来的路上,我把奶奶给我的两个大水白杏又吃了。半路上让牛车晃荡得难受,不一会就感到肚里翻腾,结果,一肚子好东西也没有带回自己的家,而留在了路上……

